

淨土宗十三祖 (一)

● 本刊編輯室

編按

淨宗立祖之說始於宋代，南宋宗曉法師（西元1151～1214年）立「蓮社」六祖（未立宗），以慧遠為蓮社始祖，善導、法照、少康、省常、宗蹟五人繼之。云：「蓮社之立，既以遠公為始祖……繼此道者乃有五師，……莫不仰體佛慈，大啟度門，異世同轍，皆眾良導。」爾後，志磐法師在《佛祖統記》中，除專敘天台宗以外，兼及禪宗、華嚴、法相、密宗、律宗五宗，而以慧遠、善導、承遠、法照、少康、延壽、省常為蓮社七祖。宗曉、志磐同是天台宗的學者，宗曉立蓮社六祖，志磐立七祖，這種排名只是為淨土教提供師法楷模而已。當時還沒有淨土宗的稱謂。

元朝東林寺普度法師，因為當時白蓮教假借佛教，別有作用，於是撰《蓮宗寶鑑》十卷，又著《廬山復教集》一卷，而自稱白蓮宗，但是卻無定祖之說，僅在他的奏文闡明宋高宗時子元禪師提倡念佛，倡導念佛大旨。自此以後，淨土宗這個名稱才得以通行，而定祖之說尚未確定。

到了清朝中葉，才將宗曉、志磐的蓮社七祖，和淨土宗的名稱相提並論，並增加了明代的蓮池大師為八祖。清道光間，悟開法師增推蕩益大師為九祖，省庵大師為十祖，徹悟大師為十一祖。民國年間，印光大師又改推截流大師為十祖，省庵大師、徹悟大師遞降為十一祖、十二祖。印光大師往生後，四眾弟子加推其為十三祖。這樣，淨宗十三祖的譜系方告圓成。



一、慧遠大師



遠公大師（西元334～416年），東晉時代人，俗姓賈，出生於雁門樓煩（今山西代縣）世代書香之家。遠公從小資質聰穎，勤思敏學，十三歲時便隨舅父遊學。精通儒學，旁通老莊。二十一歲時，偕同母弟慧持前往太行山聆聽道安法師講《般若經》，聽後，遠公悟徹真諦，感歎地說：「儒道九流學說，皆如糠粃。」於是發心捨俗出家，隨從道安法師修行。

遠公大師出家後，卓爾不群，發心廣大，常欲總攝綱維，以大法為己任，精進為道，無時或懈，道念日純。道安大師常常讚歎說：「使道流東國，其在遠乎！」遠公二十四歲時，便開始講經說法，聽眾有不能理解的地方，遠公便援引莊子的義理為連類，採用「格義」方法，令聽眾清楚地領悟。遠公著述宏富，相傳鳩摩羅什大師讀到遠公所著《法性論》，大加讚歎云：「邊國人未有經，使暗與理會，豈不妙哉！」

在弘法傳道的過程中，許多人皈依投到遠公座下。東晉太元四年（西元379年），道安大師為前秦苻堅所執，往長安，其徒眾星散，遠公率領弟子數十人，打算去羅浮山，路過潯陽（今江西九江），見到廬山清淨，足可息心斂影辦道，於是駐錫廬山的龍泉精舍。刺史桓伊發心建造東林寺，遠公自此以東林為道場，修身弘道，著書立說，晚年「跡不入俗，影不出山。」由於遠公的德望，當時的東林寺成為南方佛教的中心。中外僧俗，望風遙仰。「東向稽首，獻心廬岳。」遙與北方長安逍遙園，平分天下。

遠公作為一代佛教領袖，十分注重僧格的尊嚴，針對「沙門抗禮萬乘」的說法，著《沙門不敬王者論》五篇，闡述僧人不禮拜帝王的道理，高標出家修道的胸襟。遠公如是推重出家的志向，讚歎修道的功德，無非欲令世人具敬僧之心，亦令僧人自尊自強。由此，遠公嚴

正聲稱：「袈裟非朝宗之服，鉢盂非廊廟之器，沙門塵外之人，不應致敬王者。」可謂擲地有聲，凜然剛骨，力爭僧格的尊嚴與獨立。迫使篡位的桓玄，下詔書確立僧人不禮敬帝王的條制，自此便成為中國的規約。

遠公志逾丹石，不畏權勢，不求利祿，惟道是從，保持著崇高的僧格形象。試以二例為證：其一，晉安帝自江陵回京師，輔國何無忌曾勸遠公在江干候迎，遠公稱疾不行，安帝不特不以此為忤，反而來信安慰遠公，謂「知所患未佳，甚情耿……法師既養素山林，又所患未痊，邈無復因，增其歎恨！」其二，桓玄征伐殷仲堪，行軍經過廬山，要遠公出虎溪一見，遠公亦稱疾不堪以行，絕不破例出虎溪去見賓客，桓玄只得自己入山。起初桓玄傲氣十足，不肯向遠公敬禮，哪知一見遠公的嚴肅神韻，不覺自然而然地致敬起來。桓玄問：不敢毀傷，何以剪削？遠公答云：立身行道。桓玄稱善。本擬提出許多問題來詰難的，一與遠公接談，不敢復言。桓玄下山後對左右隨從說：像遠公這樣的人，實是我生平所未見過的，的確是個高僧大德！其後桓玄沙汰僧眾，特對他的僚屬說：「沙門有能伸述經誥，暢說義理，或禁行修整者，始可以宣寄大化。其有違於此者，悉當罷黜。唯廬山道德所居，不在搜簡之例。」遠公為此致書桓玄，廣立沙汰僧人的條制，桓玄悉皆遵從，由此可見遠公感化人之深。

遠公一生德業隆盛，聲譽寰宇，其本跡吾人難以測度，然其威神妙用之事相，亦足以感發人心。遠公率眾初抵廬山時，住在離水源較遠的龍泉精舍，爾時，遠公以錫杖輕擊泉池云：「若我與此地有緣，此池便當湧現泉水。」說後，地下泉水汨汨湧出。因此緣故，那個寺便命名為龍泉寺。

建造東林寺之初，木材供不應求，遠公為此發愁，夜夢山神稟告：「此山足可棲神，願毋他往。」說著，天空電閃雷鳴，風雨交



加，殿前池塘中，湧出許多珍貴的木材。刺史桓伊大為驚訝，更加相信遠公是神僧，號召百姓出工出力，建寺速度加快。因將大雄寶殿稱作「神運殿」。

陶侃在廣州作刺史時，一漁人見海中有神光，撒網到放光處，得金文殊像，上有「阿育王所造」的字樣。陶侃以此金像送武昌寒溪寺供養。後來，寒溪寺遭火災，殿宇全被焚燬，唯有金文殊像及其供像的殿堂得以倖存。陶侃移任江州作官後，派人迎請金文殊像，誰知金像抬上舟船便沉到水底，多次打撈，了無蹤跡。當時，有民謠云：「可以誠至，難以力招。」東林寺建成後，遠公至江上虔誠禱之，金像忽然浮出水面，遂恭迎金像至神運殿，另造重閣以供奉，並制文殊瑞像贊。

遠公容貌威嚴，令人一見頓生敬畏之心。據傳記載：時有慧義法師，以強正自命，不肯服人，對遠公弟子慧寶說：「你們都是一班庸才，所以對於慧遠推服得不得了。你們看我和他辯論。」及到聽遠公講《法華經》時，屢次欲提出問題來問難，終因心情戰慄，汗流浹背，一句也不敢問。另有謝靈運恃才傲物，一見遠公，肅然心服。足見遠公感格人心之威德。

東晉時代，佛法雖已不斷的傳入，然尚不完備。所以梵僧來華弘化者，仍然絡繹不絕。遠公感於法道有缺，曾派弟子法淨、法領等西行取經，得到諸多梵本佛經，遂於廬山置般若台譯經，成為我國翻譯史上私立譯場的第一人。

遠公在廬山東林寺結社念佛，共期西方。率眾精進念佛，鑿池種蓮花，在水中立十二品蓮花，隨波旋轉，分刻晝夜作為行道的節制。由於修行的理論與方法正確，蓮社一百二十人，均有往生淨土的瑞相，甚至有的還在現身中見佛，如劉遺民等。

據《遠公別傳》記載：遠公在廬山的淨修，非常精勤勇猛，曾於念佛三昧中，三次見到佛菩薩的勝相，然而遠公從未向他人宣示，其後



在般若台的東龕，剛從定起，又見到阿彌陀佛身滿虛空，而於圓光之中，有無數化佛及觀音勢至等，同時還有慧持、曇順、劉遺民等。於時阿彌陀佛對他說：「我以本願力故來安慰汝，汝後七日當生我國。」劉遺民等也趨前對遠公稟言：「法師之志在吾之先，何來之遲也？」遠公確知往生日期後，才將見到勝相的事實告知法淨、慧寶等弟子。制訂遺戒，至期果然安坐而化，上品往生。享壽八十三歲。

遠公大師圓寂，道俗奔喪，絡繹不絕。四眾弟子奉遠公全軀葬於西嶺，治塚壘塔，謝靈運作碑文，以銘其德。後人在寺中圖畫遠公像，令人瞻仰。遠公大師德業廣被，自晉至宋歷代帝王謚號追薦多達五次。

二、善導大師

善導大師（西元613～681年）誕生於隋大業九年，生於安徽泗州（一說山東臨淄）。年少出家，早年修習《法華經》、《維摩詰經》，後見西方變相與《觀無量壽佛經》，心生歡喜，欣慕西方極樂世界，每常誦習十六觀行，冥心思惟，如法作觀，未經數年，已成深妙，便於定中，備觀寶閣、瑤池、金座，宛在目前，涕泗交流，舉身投地。



貞觀十五年，大師二十九歲，至西河石壁谷玄中寺，見道綽禪師，蒙授《無量壽經》。見淨土九品道場，大喜曰：「此真入佛之津要，修余行業，迂僻難成，唯此法門，速超生死。」於是勤篤精苦，晝夜禮誦，如救頭燃。每入室長跪唱佛，不到力盡，終不休歇。寒冰天氣念佛，亦要念到汗濕衣襟才止息。出則演說淨土法門，三十餘年，未嘗睡眠。護持戒品，纖毫不犯。心絕念於名聞利祿，從不舉目而見女人。律已峻嚴，待人慈愛寬恕。凡美味佳餚都供養大眾，粗糲飯食則留給自己。佛前燈常年不熄，三衣瓶鉢，躬自持洗。從不與



人聚談世俗之事，恐怕耽誤淨業。大師念佛功深，成就殊勝。念一聲佛，則有一道光明從其口出；念十百千聲，便有十百千道光明從其口出，自證境界不可思議。

善導大師對淨業修持，特重專精，認為能否做到專精，是決定能否往生的關鍵。他說：「十即十生，百即百生，何以故？無外雜緣得正念故，與佛本願得相應故，不違教故，隨順佛語故。若欲捨專修雜業者，百時希得一二，千時希得三五。何以故？乃由雜緣亂動失正念故，與佛本願不相應故，與教相違故，不順佛語故，系念不相續故，憶想間斷故，回願不殷重真實故，貪瞋諸見煩惱未間斷故，無有慚愧懺悔心故。」善導大師的著作中，對時人多有苦口婆心的勸示。《觀經四帖疏》云：「歸去來，魔鄉不可停，曠劫來，流轉六道盡皆經，到處無餘樂，唯聞愁歎聲，畢此生平後，入彼涅槃城。」

由於大師淨土信念誠摯，德業隆盛，故四眾弟子受其感化，而歸心淨土者不勝計數，其中也有難抑厭欣之情，以致捨身往生者。據傳載，大師在光明寺說法，有人告大師曰：「今念佛名，定生淨土否？」大師答曰：「定生！定生！」其人禮拜訖，口誦南無阿彌陀佛，聲聲相次。出光明寺門，上柳樹表，捨掌西望，倒投身下，至地遂逝。大師的弟子中，有誦《阿彌陀經》十萬至五十萬遍者，有日課佛名自一萬至十萬者，其間得念佛三昧成就往生淨土者，不可記述。

大師自利成就，悲心不捨眾生，幾十年來，孜孜弘揚淨土法門，所有的供奉都用來寫《阿彌陀經》，達十萬餘卷，畫西方淨土變相三百餘處。大師少時，偶見西方淨土變相而引起願生之心，推己及人，了知藝術的感染力與滲透力甚大，故致力於淨宗藝術性的弘揚。敦煌千佛洞中《觀無量壽佛經》曼荼羅的成立，即是大師親自作畫，流傳於世。舉世共仰的洛陽龍門石窟盧舍那大佛，據考即為大師之所監造。



大師於唐高宗永隆三年（西元681年）三月十四日示寂，享壽六十九歲。弟子懷惲等瘞（掩埋）於長安城內禾原，為大師造塔，並建伽藍（即今香積寺）。植神木靈草，四時供養不怠。大師遺著存世者共五部九卷，計為《觀經疏》四卷、《往生禮讚》一卷、《觀念法門》一卷、《法事贊》二卷、《般舟贊》一卷。

大師聖德高風，本跡不可測度。據《天竺往生略傳》云：「善導是阿彌陀佛化身。」我國蓮池大師曰：「善導和尚，世傳彌陀化身。見其自行精嚴，利生廣博，萬代之下，猶能感發人之信心，若非彌陀，亦必觀音、普賢之儔。嗚呼大哉！」

三、承遠大師

承遠大師（西元712～802年），四川綿竹縣人。開始學道於成都唐公，二十四歲時，出蜀到荊州玉泉寺，依惠真剃度學道。後遵師命赴南嶽衡山，從通相受具足戒，更於其座下學經律。聞慧日法師離京至廣州，大師來謁，恭敬求法。慧日法師教示不可獨然獨善，應依《無量壽經》修念佛三昧，以救濟群生。從此頓息諸緣，專修淨土。天寶元年（西元742年）歸衡山，於山之西南，建立精舍，號彌陀台，僅安置經像，精苦修道。有人供養食物則吃，無人供養則食野果花草，敝衣唯求禦寒蔽體而已。慕名來求道的人，常見一人身形羸弱，塵垢滿面，負薪擔水，都以為是大師的侍者而輕慢之，及打聽，方知那正是大師。大師萬緣放下，精進念佛，得念佛三昧，常感聖境現前。

當時，法照大師在廬山修禪定。一日入定，往極樂世界，見一襤褸僧人侍立在佛側，詢知是南嶽的承遠大師。出定後，法照即往衡山面謁承遠大師，悲喜流涕而受其教，轉修淨土。遠近道俗亦聞其德





業，前來親近乞教。負布帛，斬木壘石，搭棚居住，並發心施金，營造殿宇。大師既不拒絕，也不營求，殿宇蓋成，題名彌陀寺。營造殿宇的結餘，都布施給飢餓病苦者。

大師教化眾生，善立中道，隨機設教。為了使眾生早證道果，大師殷殷開示念佛法門，並將經教法語，彌陀名號，書寫在大街小巷，鑄刻在山巖溪谷，苦口婆心地勸勉眾生念佛求生淨土。從化者眾，前後受法弟子千有餘人。就中以比丘惠詮、智明、道偵、超然、法照等，皆入室之秀。後來，代宗皇帝奉法照大師為國師，便也推尊承遠大師，頂禮有加，賜大師所住持的寺廟為般舟道場。

承遠大師於唐貞元十八年（西元802年）七月十九日告別諸弟子，安詳示寂於彌陀寺，享年九十一歲。呂溫之《南嶽大師遠公塔銘記並序》，柳子厚之《南嶽彌陀和尚碑》，均記傳大師的德行。

四、法照大師

法照大師（西元747～821年），身世事跡多不詳。一說大師是南梁人，初由東吳來廬山，慕遠公之芳蹤，結西方道場，專修禪觀。一日入定往極樂世界，見承遠大師侍於佛側而大驚悟，永泰年中（西元765～766年），登南嶽衡山，師從承遠大師受淨土法，後始修念佛法門。

大歷二年（西元767年），在南嶽雲峰，偶於鉢中感見祥雲高山與寺院，澗溪北面有一石門，內中有一寺廟，題有「大聖竹林寺」金字。大師見此景相雖然清晰，然內心尚疑是自己的幻覺。過了一段時間，於用齋時，又在鉢中睹見五色祥雲，樓閣台榭，還見文殊菩薩與諸聖眾講經說法。齋食用畢，景相方消失。大師諮詢他僧，知是五台山的景象，遂萌朝拜五台的念頭，然障緣甚多，未能成行。



大歷四年（西元769年）夏天，大師於衡州湖東寺，啟五會念佛道場。感五色彩雲彌覆其寺，祥雲中現出許多樓閣寺宇，阿彌陀佛及二菩薩其身高大，滿虛空中。參與法會的人都清楚地見到，個個歡喜踴躍頂禮。上述景象持續了四小時才消失。

大師於當晚，在念佛道場遇到一老人，老人對大師說：「法師曾發願朝拜五台，為何遲遲不行呢？」大師回答：「障難甚多，路途遙遠，怎麼去得了呢？」老人說：「只要肯下決心，道路遙遠崎嶇又怎能擋得住呢？」說完，倏爾不見。大師又驚又喜，在佛像前重新發誓，待念佛法會期滿，即當起程，縱然火聚冰河，終不退志。於是，偕同志數人慨然上路，旅途果然順利。

大歷五年四月五日，大師等數人到了五台山，蒙佛光照引，尋至大聖竹林寺，看見文殊菩薩與普賢菩薩端坐在講堂獅子寶座上，為眾說法，歷歷可聞。大師向二大菩薩恭敬頂禮後稟問：「末代凡夫，去聖時遙，知識轉劣，垢障尤深，佛性無由顯現。佛法浩瀚，未審修行於何法門，最為其要？唯願大聖，斷我疑網。」文殊菩薩回答：「汝今念佛，今正是時。諸修行門，無如念佛，供養三寶，福慧雙修，此之二門，最為徑要。我於過去劫中，因觀佛故，因念佛故，因供養故，今得一切種智。是故一切諸法，般若波羅蜜，甚深禪定，乃至諸佛，皆從念佛而生。故知念佛，諸法之王，汝當常念無上法王，令無休息。」大師又問：「當云何念？」文殊菩薩開示：「此世界西，有阿彌陀佛，彼佛願力不可思議，汝當繼念，令無間斷，命終之後，決定往生，永不退轉。」說後，菩薩為大師摩頂，並為他授記：「汝以念佛故，不久證無上正等菩提。若善男女等，願疾成佛者，無過念佛，則能速證無上菩提。」語訖，二位大聖互說偈頌。大師恭敬聆聽，法喜充滿，作禮而退。頃時，剛才的景物倏然隱去，大師心中倍增悲感，便在原地立石作記，用資紀念。後蒙一老梵僧的勸告，將所



見所聞宣示諸道友，並在原地仿建一莊嚴的寺廟，名為竹林寺。

由是，大師精修淨宗，用功尤勤，於并州行五會念佛法，教化信眾念佛。唐代宗於長安宮中，常聞東北方有念佛之聲，遣使尋覓，至於太康，果見大師勸化之盛，遂敕迎入宮內，教宮人念佛。亦以五會音聲曲調傳之，敕號為國師。

大歷十二年，大師率弟子八人，在五台山修念佛，在東台睹見奇彩雲光，文殊菩薩乘青毛獅子，當時天飄雪花，文殊菩薩的五色圓光，遍及山谷。大師一生修持念佛法門，精進勤苦，有諸多殊勝之感應，不勝備述，其後銷聲匿跡，不知其終。大師撰有《淨土五會念佛誦經觀行儀》三卷、《淨土五會念佛略法事儀贊》等問世流通。

五、少康大師

少康大師（出生年不詳，圓寂於西元805年），俗姓周，浙江省縉雲縣人。母親羅氏夢遊鼎湖峰，有玉女授給她一枝青蓮花說：「這枝青蓮花很吉祥，寄於你所，當生貴子，冀愛護之。」大師降誕日，青光遍室，散發著芙蓉的芬香。



大師相貌莊嚴，眼碧唇朱，幼時不頑鬧，經常含笑端坐，識者都認為大師有將相之態。大師長到七歲還不曾講話，一日，母親帶他到靈山寺拜佛，問他：「認識佛像否？」大師忽出言回答：「這是釋迦牟尼佛。」母親聽了甚感驚詫，知道兒子宿具善根，便令兒子出家修道。

大師十五歲受戒，學律五夏後，往江蘇江寧龍興寺聽講《華嚴經》與《瑜伽論》。唐貞元初，遊學洛陽白馬寺。見佛殿內文字累放光明，仔細尋看，原來是善導大師的《西方化導文》，大師又驚又喜，重又祝禱：「若與淨土有緣，當使此文再發光明。」禱語還未講完，果然光明閃爍。大師睹斯瑞相，乃發誓言：「劫石可磨，我願無

易矣。」

爾後，大師往詣長安光明寺善導大師的影堂，恭敬瞻禮，大陳薦獻。倏見善導大師遺像升於空中，對大師說：「汝依吾教，廣化有情，他日功成，必生贍養。」

大師南下到江陵，路遇一僧對他說：「你欲教化眾生，應當去新定。」說完，倏爾而隱，聞見香光往西而去。

大師到新定，人未從化。大師乞食得錢後，誘獎兒童說：「阿彌陀佛是汝本師，能唸一聲，給你一錢。」眾兒童為錢故，爭相而念。幾個月後，念佛兒童劇增，大師又善巧引導，念十句給一錢。如是經過一年的勸化，新定地區大小貴賤念佛者，盈滿道路。

大師見機緣成熟，便於烏龍山啟建淨土道場。築壇三級，聚集大眾午夜行道唱贊。每逢齋日，有三千餘人雲集。大師登高座，令四眾弟子望其面門，即高聲唱阿彌陀佛。每唸一聲，口中即出一佛，連誦十聲，則出十佛，若連珠狀。大師對大眾說：「汝見佛者，決定往生。」眾弟子聽到這個授記，欣喜異常，念佛更勤。亦有少數未見者，悲感自責，因而加倍精進念佛。

唐貞元二十一年十月，少康大師預知時至，召集弟子作最後的囑示：「當於淨土，起增進心。於閻浮提，起厭離心。汝曹此時見我光明，真我弟子。」語訖，放光數道，奄然而化。爾時，天氣陡變，狂風四起，百鳥悲鳴，烏龍山也一時變白。大師的靈塔建於州東檀子巖，後天台韶國師又重建塔，後人稱為後善導。

六、永明大師

永明大師（西元904～975年），諱延壽，字冲元，本丹陽人，後遷浙江餘杭。錢鏐文穆王時，大師





作稅務官，見魚蝦飛禽等，輒買放生。自己俸薪用完，即用官錢買之放生。後被告發，當坐死罪，押赴市曹處斬。文穆王派人視之，指令監刑人，若見犯人懼怕，即殺之，否則釋放之。大師臨刑鎮靜自若，面色不改。文穆王欽佩其膽識，便將大師免刑釋放。

被釋放後，大師投明州翠巖禪師出家，次參天台德韶國師，發明心要。受法嗣，為法眼宗嫡孫。

大師常修法華懺，精進禪觀，常感瑞應。一日中夜旋繞次，見普賢菩薩前所供養的蓮華忽然在手。大師思忖，素有二願：一願終身常誦《法華經》，二願畢生廣利眾生。憶此二願，復樂禪寂。進退遲疑，莫能自決，遂上智者禪院作二鬪（用來抓取以決勝負的器具或抽取以下可否的紙條）。一是一心禪定鬪，二是誦經萬善莊嚴淨土鬪。大師於佛前冥心精禱，信手拈之，七次並得淨土鬪。由是，大師一意專修淨業。誦經三載，見觀音菩薩以甘露灌口，從此發得觀音辯才。

宋建隆元年（西元960年），大師受吳越忠懿王邀請，復興杭州靈隱寺，次年遷住永明寺，接化徒眾。大師日行一百零八件佛事為常課，其中重要的項目有：受持神咒（大悲咒、尊勝陀羅尼咒）、念佛、禮佛、懺悔、誦經（《法華經》、《般若心經》、《華嚴淨行品》）、坐禪、說法。每日虔禮十方十佛、釋迦、文殊、普賢、彌勒、觀音、勢至等，每夜施食於曠野鬼神等。大師發願求生西方，日念彌陀聖號十萬聲。日暮時往別峰行道念佛，隨從常數百人。清宵月明之夜，時聞螺貝天樂的音聲。忠懿王敬重其德，聞此大為感動，歎言：「自古求西方者，未有如此之切也。」遂為大師建西方香嚴殿以成其志，賜號智覺禪師。

大師住永明十五年，弟子數千人。常為眾人授菩薩戒，施食放生，泛愛慈柔。一切功德悉皆回向眾生，以作往生淨土之資糧。勸勉大眾老實念佛，以身作則，坐斷一切狂慧口舌，解散一切義學藩籬，

精修萬行，莊嚴淨土。其所作《四料簡》對後世修淨土者影響極大。

宋開寶八年二月二十六日，大師晨起，焚香辭告眾人，趺坐而化，時年七十二歲。著作宏富，有《宗鏡錄》、《萬善同歸集》等六十餘部問世。據云：永明大師乃阿彌陀佛示現。現今阿彌陀佛聖誕日乃以永明大師的出生日為準。

永明大師圓寂後，有一從臨安來的僧人，經年繞大師塔，旁人問他何故繞塔？那僧人回答：「我在一次大病中到過冥界，看見閻王殿左邊供了一幅僧人像。閻王常在像前禮拜，我私下詢問：閻王禮拜的僧人是誰？得到回答是：那僧是杭州的永明延壽禪師。大師靈逝，未經冥府，直接往生西方上上品。閻王敬重大師德業故，天天禮拜。所以我來這裡繞塔，以示恭禮之心。」

永明大師為法眼宗第三代祖師，集大乘佛法為一身，融通各宗、會歸淨土，持律精嚴，欣求往生。其以華嚴一乘為究竟圓妙，以吾人靈明妙心為萬法之本源，以西方淨土為最終歸宿，身體力行，理事雙修，為後人樹立了不朽的榜樣。如淨宗十二祖徹悟大師，早年修禪，每謂：永明禪師乃禪門宗匠，尚歸心淨土；況今末法，允宜遵承。於是專修淨業，弘揚蓮宗。近代圓瑛法師，早年修禪，三十歲後，受永明大師啟發，亦歸心淨土，以求福求慧求生淨土為指歸，自謂「三求堂主人」。

七、省常大師

省常大師（西元959～1020年），字造微，俗姓顏，錢塘人。七歲出家，十七歲受具足戒。大師的德業主要體現在自利成就與啟建結社念佛。

宋淳化年中（西元990～994年），大師在杭州





昭慶院專修淨業，以旃檀刻阿彌陀佛像，仿廬山遺風結淨行社，有一百二十位公卿顯貴參加，皆稱淨行弟子。宰相王文正公（王旦）為社首，翰林蘇易簡作《淨行品序》。序文寫道：「予當布發以承其足，剝身以請其法，猶無瞋恨，況陋文淺學而有吝惜哉！」可見，大師道隆德盛，感格人心之力甚大。淨行社還有八十比丘，一千大眾，念佛精進不懈。

大師嚴持戒律，才辯勝人，刺血書寫《華嚴淨行品》。每書一字，三拜三圍繞，三稱佛名，刊行千卷，分施千人。以念佛法門自行化他，數十年如一日。天禧四年正月十二日，於寺中端坐念佛，有頃，厲聲唱：「佛來了！」隨之而化。當時在場的信眾見到地面呈金色，良久方退。享年六十二歲，弟子奉全身建塔於鳥窠禪師之側，號圓淨法師。

八、蓮池大師

蓮池大師（西元1523～1615年），諱袞宏，字佛慧，號蓮池。杭州仁和人，出生於世代望族之家。十七歲補諸生，以學識與孝行著稱於鄉里。鄰家有一老嫗，日日念佛名。大師問其所以，老嫗回答：先夫持佛名，臨終自在往生，故知念佛功德不可思議。大師聞語感動，遂寄心淨土，書「生死事大」於案頭以自警策。二十七歲喪父，三十二歲母亦永訣，大師決志出家修行，與妻子湯氏訣別：「恩愛不常，生死莫代，我得出家，你自己保重。」湯氏灑淚說：「君先走一步，我自會打算。」大師作一筆勾詞棄家，投西山性天和尚落髮。其妻隨後也削髮為尼。

大師受具足戒後，策仗遊方，遍參知識。參學遍融禪師，老禪師教喻：「勿貪名利，唯一心辦道，老實持戒念佛。」大師拳拳服膺。



後參笑巖寶祖，辭別向東昌的歸途上，聞譙樓之鼓聲忽然大悟。乃作偈曰：「二十年前事可疑，三千里外遇何奇？焚香擲戟渾閒事，魔佛空爭是與非。」

隆慶五年（西元1571年），入杭州雲棲山，見山水幽絕，遂結茅卜居修念佛三昧。山中老虎時常傷害村民，大師慈悲為放瑜伽焰口，老虎不再患害百姓。亢旱年，村民懇請大師祈雨，大師手擊木魚，循田埂念佛，一時，雨下如注。村民及信眾們自發地為大師建造禪堂寺院。自此，法道大振，海內衲子歸心，遂成一大叢林。

大師是從永明延壽以來，融禪淨教律為一體之大成者，主唱禪淨不二，念佛含攝萬法之旨。大師痛念末法眾生，掠影宗門，撥無淨土，有若狂象；教下講師，依文解義，說食不飽。如法思惟，唯念佛一門，橫截生死，普攝三根。於是單提淨土，著《彌陀疏鈔》十餘萬言，總持圓頓諸經，融會事理，指歸一心。大師以華嚴一即一切的圓融理念詮釋念佛法門，認為念佛是大總持法門，含攝菩薩六度萬行，囊括一大藏教理的精義。由是，大師不主張閱藏，應一心念佛。

大師明因慎果，深悲末法眾生，業深垢重，教綱衰滅，戒律鬆弛，此時修行，應以戒律為根本，以淨業為指歸。因而，大師整飭清規，在南北戒壇久禁不行的情況下，大師令求戒者具三衣，於佛前受之，大師為證明。已受戒者，半月誦《梵網經戒》及《比丘諸戒品》。其住持的道場，規條甚嚴，出《僧約十條》、《修身十事》等示眾。各堂執事職責詳明，夜必巡警，擊板唱佛名，聲傳山谷。布薩羯磨，舉功過，行賞罰，絲毫無錯。大師策厲清規，嚴明梵行，並親自著述，闡發戒律精義，以救末世疲弊之習。大師極力戒殺生、崇放生。寺前建有放生池，山中設有放生所，救贖潛游蜎飛諸生物。大師《戒殺放生文》盛傳於世。

大師樸實簡淡，虛懷應物，貌相溫和，聲若洪鐘，胸無涯岸。自



奉儉樸，自有道場以來，未曾妄用一錢，凡有香俸盈餘，便施散給其他寺廟的和尚。施衣藥，救貧病，常行不倦。大師生平惜福，年老還是自己洗衣，淨溺器，不勞煩侍者。終身一襲布衣，一頂麻布蚊帳用了幾十年。

文殊菩薩曾化為童子來參大師。大師見到童子便問：「兩腳有泥，必是遠來客。」童子說：「聞知蓮池水，特來洗一洗。」大師說：「蓮池深萬丈，不怕淹死你。」童子說：「兩手攀虛空，一腳踏到底。」大師道行境界於斯可見一斑。

大師道隆德盛，感動當時。李太后遣內侍齋（拿、持）紫袈裟白金問法要，大師書偈答曰：「尊榮豪貴者，由宿植善因，因勝果必隆，今成大福聚。深達罪福相，果中更植因，喻如錦上花，重重美無盡。如是修福已，復應慎觀察，修福不修慧，終非解脫因，福慧二俱修，世出世第一。眾生真慧性，皆以雜念昏，修慧之要門，但一心念佛。念極心清淨，心淨土亦淨，蓮台最上品，於中而受生。見佛悟無生，究竟成佛道，三界無倫匹，是名大尊貴。」

大師一生精修，廣弘淨土，臨終前半月預知往生的時間。到城中告別諸弟子及故舊朋友，只說：「吾將他往。」回寺用茶湯供養眾僧，告訴大家明日將行。七月朔晚，大師示微疾，瞑目無語。城中諸弟子趕到，哀請留囑，大師睜眼開示：「老實念佛，莫換題目。」說完，向西稱佛名而逝。世壽八十一，僧臘五十。入塔於五雲山麓。大師著述甚豐，主要有《阿彌陀經疏鈔》、《雲棲法匯》、《竹窗隨筆》、《往生集》、《淨土疑釋》等流行於世。㊦（待續）

本文整理自<http://www.prajnatemple.org/>